

左傳輯釋

九

伊¹²
209
9



門 12
號 209
卷 9



左傳輯釋卷十三

日南 安井衡 著

成公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無

傳二年大夫盟于蜀壬申二月二十八日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

秋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案

二年魯與晉衛伐齊此鄆蓋釋例所謂西鄆地近齊故城以備之若晉嘗欲叛之而已未敢輒叛晉人未必聞之無須預城為備也鄭伯伐許公不郊李父曰晉鄭必不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
 故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李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言將不能壽終也後十年陷廁而死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
 命甚難不可不敬以奉之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
 可不敬乎敬諸侯則得天命衡案晉為霸主是天
 命晉侯掌諸侯也故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李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也諸
 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也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

大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與
 魯異姓傳遜云此以夷狄待楚非關姓也若齊桓
 魯異姓亦異姓衡案古人言族必謂同姓上引史
 佚之志曰非我族類類泛語指殊俗而言此去類
 字獨言吾族故杜云與魯異姓若齊君為霸文子
 必不言非吾族言各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也
 有當豈一端而已哉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
 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
 泠敦之田展陂亦許地晉欒書將中軍代卻克荀
 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
 地成臯縣東有汜水釋文汜音凡楚子反救鄭鄭伯與
 許男訟焉於子反前爭曲直皇戌攝鄭伯之辭代

之荅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爲明年許惲鄭於楚張本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山崩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

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旣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野饋曰餽

運糧饋之，故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

驛，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釋文：辟重，匹亦重反。曰辟，音避。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

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

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

祭。衡案：論語：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孔安國云：使主祭東蒙，杜蓋本焉。國所主祭而崩竭

是其神不享其祭，故滅膳降服，以謝其過。禮固當然也。或謂國以山川為主，以駁杜注。是東蒙為顓臾主也。非顓臾為東蒙主也。謬妄可笑。

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

於郊，祝幣，陳玉帛，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川其

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

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許靈公

愬鄭伯于楚。前此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

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子

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

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

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諫

以出，鼓諫以復入，出輒擊鼓。衡案：華元享之，慰其

釋之也。請鼓諫以出入，乃平日之事，非華元享時。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

也。

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圍龜，代己為質，故怨

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
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宋公

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十一月

己酉定王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眾家

傳悉無此八字或衍文衡案傳先言蟲牢盟及諸

靈之事而終言之非隨經次而正釋之故直言冬

以明宋公殺子靈在秋而不言十二月傳文本自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武宮

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

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衡案傳云聽於人以救其

非由人也則武宮謂由武功而作宮非立武公之宮
也杜知傳文不可為武公之廟故云築武軍然武軍

不當言宮春秋之時稱廟為宮故又據公羊傳為又

作武公宮是以一武字分屬武軍與武公不知其意

從左傳乎抑從公羊傳乎可謂妄矣今案宮謂周圍

宮季文子欲顯鞏功別作堂宇於城外築圍墻以周

之名曰武宮猶漢作前殿後殿柏梁臺等因周圍而

其有周圍牆也故凡有周圍牆者雖士大夫亦得稱

宮儀禮云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有東宮有西宮

有南宮有北宮苟知此義此經不難釋而傳文迎刃

而解矣自服虔泥宮字解武宮為武公之廟取鄆附

後儒皆從公羊傳而左氏不可得而通矣

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無傳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貍子壬申鄭伯費卒前年同

盟蟲牢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

左傳輯釋 卷十三

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東過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二月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己所堪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勝非己功取

鄭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雜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爲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

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也猗氏縣鹽池是服

云土平有溉曰沃正義說文云鹽河東鹽池袤五

十一里廣七里周總百一十六里字從鹽省古聲

然則鹽是鹽之名鹽雖是鹽唯此國利君樂不可

池之鹽獨名為鹽餘鹽不名鹽也

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僕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之庭顧炎武云為

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衡案獻子獨

夫從入無嫌故揖之而入謂獻子曰何如問諸大

夫言是非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地下

其惡易覲惡疾疢覲成也陸祭云下文有汾澮以流

同訓異良所未喻據獻子說沈溺重腿之疾猶在

墊隘之後不應於此遽云其病易成也宜從後注

又案爾雅訓覲為見其惡易覲言水淺故垢穢易

見耳衡案土薄水淺則穢惡之氣蒸出於地上覲

見也謂出見於地上人觸此氣則愁苦墊隘遂致

沈溺腫腿之疾水淺謂水在地下淺鑿數尺輒得

泉或以下文云有汾澮非也易覲則民愁民愁則墊

隘墊隘羸困也陸祭云傳中屢言墊隘杜之注釋

頓二十五年云慮水雨三者皆非正訓案說文引

此傳曰墊下也尚書下民昏墊注溺也昭三年傳

然隘注隘小也孔疏言地之下隰狹隘者是矣餘

見後錄衡案墊下隘狹正訓也此傳云民愁則墊

隘襄九年傳云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止皆以人

事而言則依正訓而引伸之蓋謂志氣卑菴不爽

朗條暢也襄二十五年傳云吳人居其間七日子

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是以地而言乃其本義

義可得而明矣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沈溺溼疾重腿

足腫衡案重腫通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

厚水深居之不疾高燥故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

出大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

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陸祭云從

教言其民易使耳何與災患乎衡案民俗質樸則

從教驕逸則不從教新田言從教郇瑕氏之不從

教可知矣郇瑕氏言驕逸則新田之質樸可知矣

古人之言多互見為義故僅數言而其意周到

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財易致則

民驕侈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

本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如

晉傳六月鄭悼公卒終士貞伯之言子叔聲伯如

晉命伐宋晉人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

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晉盟冬

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

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

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

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

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

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

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也？」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也。夫善

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

晉侵蔡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

郊非禮也。正義釋獸鼯鼠，李巡曰：鼯鼠，一名鼠，狼。吳伐

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無傳，書不郊，間有

事，三望非禮。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

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

也馬宗璉云爾雅釋丘淮南有州黎丘郭注今在壽春縣古來黎同音州黎即州來也冬大雩

無傳書過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

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旅衆也無弔者也夫

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

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弔

愍下民故號天告亂衡案弔傳訓恤凡經傳言不

為昊天所弔恤故亂無有止昊天指幽王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

霸主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

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

師為楚伐鄭張本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

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鄭共中侯

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

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蟲牢盟在

五年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釋文鄭本又晉人

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晉侯見鍾

儀張本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

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

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

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釋文：御魚

呂反，王應

麟云：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岳受封，然則申呂，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公元年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衡案：室，謂貨財。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傳
云：兩者即一車耳，詩所謂百兩，孟子所謂三百兩之兩，非二十五人為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偏兩之一者，蓋車之半邊為偏，則每車有二偏，各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非偏兩之一而何。衡案：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其有四馬稱為乘，傳遂以兩為車是也，但二兩異

義則失之、周禮地官遂人職、五人為伍、五伍為旅、四旅為卒、一車百人、蓋晉制也、故云、以兩之一卒、適吳、偏兩猶言偏車、車有二偏、百人之中、三人乘車、則一偏四十八人、一偏四十九人、然此不必細分之、稱五十人為偏車之一耳、下文云、教吳乘車、則是時吳無車、蓋并其車而舍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反戚

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衡案、汶陽魯之鞏之役、晉責齊、使還之於魯、今以齊服於晉、復使魯還之於齊、是與奪以己、而不以道、故經據實詳書、以貶之、而傳載季文子之言以釋之、**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聘、**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正義、傳於華元來聘之下、云聘共姬也、則華元新始告魯、欲圖為昏、昏禮發首云、昏禮下達、乃言納采、鄭玄云、達、通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納其采、擇之禮、此華元來聘、則彼昏禮所謂下達者也、隱二年、公羊傳曰、昏

禮不稱主人，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則母命之。宋公無主昏禮者，宋公自命之，故稱宋公使公孫壽來也。衡案：士昏禮下達，後儒或謂言自壻家出，故曰下達。若不先使媒氏，通其意，卒然納采，女氏若不欲，將何辭以答？迂亦甚矣。此疏說下達極詳，故特收之。士禮無母，則伯叔父命之。諸侯蓋無此禮也。晉殺其大夫趙盾，趙盾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正義：賜之以圭者，為朝而合瑞。魯尚不朝，即位已八年，未嘗一至京師朝天子。杜氏乃以天子賜命為緩乎？衡案：魯不朝，而天子使來賜命，既受賜矣，亦不朝聘以謝之。周室之不振，魯之不臣甚矣。左氏不釋者，以其義明耳。

冬十月癸卯

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

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

用師，鞏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

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

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正義言而無信，則信不可

知所命非義，則義無所立。如是，則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謂事晉之心皆疎慢也。詩曰：女

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

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

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晉有罔極之心，反二三其

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

喪妃耦，而況霸王。霸王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

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不遠，故用大

道諫之。衡案：簡，詩作諫，此作簡，同音假借。大簡，大諫之也。行父懼晉之不

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六

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申驪，楚大夫。楚師之

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

知范韓也。繞角之役，欒書從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師出有功，故傳

善之。沈國，今汝南平輿縣。釋文：與音餘。君子曰：從善如

流，宜哉。宜有功也。如流，喻速。衡案：言從善則其功不勞而成，如水流於

卑也此句蓋古語故下承之云宜哉或解詩曰愷如流為喻從善之速則宜哉二字不可通

悌君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

能遠用善人不語助衡案不作作也作興也作興人即是求之故傳以求善也

夫贊歎之此承六年傳夫善眾之主也故上下二文皆不言賢而言善求善也夫作

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

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

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不書者因聘而逆衡案大夫非君

命不踰竟禮也杜堅執此禮凡卿踰竟而娶皆云因聘而逆此傳明言逆也而猶執滯此義固矣

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

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夏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衡案此傳言禮也以影出

華元聘共姬之非禮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

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

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

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

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

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

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

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

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

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衡案此傳終言之秋召桓公

來賜公命召桓公周卿士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
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

池城池也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曰城已惡莒子

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衡案虞陸

曰夫狡焉狡猾之人陸案云狡焉當屬下為思啓

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

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

人當唯此為命陸案云言有思啓封疆者有縱池

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莒潰傳冬杞叔姬卒來

歸自杞故書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

夫則不復書卒衡案室女不書卒未成人也嫁大

皆書其卒九年經書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是

叔姬卒於魯嫌於許嫁而未歸杞故傳釋之曰來

歸自杞故書言女子外成既嫁者雖見出棄亦書

其卒異之室女也杜云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卒夫

聖人脩春秋以垂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於千

萬載之後豈愍一女子見出以曲其筆哉不思甚

矣晉士燮來聘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郟與

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

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兩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復

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邲衛人來勝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勝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

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

衛地在長垣縣西南衡案服異曰同此盟無新服晉者而書同盟者傳曰為歸汶陽

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亦是服異故曰同耳公至自會無傳

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逆非禮衡案經不書逆故杜知大夫逆

也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

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來

勝勝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

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衡案此亦杜長歷之謬晉人執鄭

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楚賂會於鄧故晉執之稱

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中并積德云稱晉人

鄭有罪也注鑿衡案傳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釋此經所以稱人以執也但傳先經

以言之故杜不喻其為釋經之文耳不知左氏之釋經多寓於記事之中不嫌其與經相先後也履軒得

之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民逃其上曰潰楚人

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

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

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案衡
古歷置閏於歲終故傳云歸餘於終秦以十月為正
漢初未改歷尚循其法故史記書閏皆曰後九月杜
謂此年閏十一月乃其長歷之謬耳但周十一月今
之九月非土功之時而傳云書時殆不可解竊疑此
年十二月節前在十一月魯人以十一月未始事至
十二月終功故經書冬不書月而傳釋之曰書時邪
其載之十二月上者記始事也或傳文舊作書不時
而今本脫不字邪是二者疑不能決姑待後人是正
之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已
絕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
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
逆其喪明為魯故衡案請之也杞伯請之杞叔姬
卒八年經文也逆叔姬此年經

文也二經書法皆因杞伯請之而生故傳並舉而
釋之言杞伯雖絕叔姬之昏然卒則請而葬之是
其意在欲全鄰好以安其民安民禮也故經嘉之
為杞故書杞叔姬卒也魯侯若怒杞伯離昏不許
其請杞伯雖欲逆叔姬之喪而不可得焉今魯侯
寬以待之即許其請使杞伯得逆叔姬而葬之終
能全鄰好其志亦在安民故經嘉之為魯故書逆
叔姬也杜不知傳舉經文而釋之解為我也為杞
伯為魯逆叔姬遂解上文請之也為魯強請杞夫
姊妹死已不能葬乃強請於離昏之人逆其喪以
葬之雖斯養走卒亦不肯為之假令魯君臣
至愚極陋亦必不為之何其不思之甚也為歸
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前年衡案釋經
所以書同
也盟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競強也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

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衡案柔安也是行也將

始會吳吳人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

歸于宋為致女復命起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

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鄭伯傳衡案此傳釋經所以書晉人杜

注未盡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

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

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樂文子喻魯侯有蹶父之

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拜曰

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

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謝其行勞婦人夫

死自稱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

之若此衡案言文子勤勞於國事先君雖既薨猶有屬望也言此者以明己未死尤屬望於

文子之意耳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綠衣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喻文子

言得己心晉人來媵禮也同姓故秋鄭伯如晉晉

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錁銅錁晉別縣在上黨

纘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

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楚子重侵陳以救

鄭陳與晉故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

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衡案。大子無所施為。

賞賜恩惠不及於下。鍾儀公正無私。故稱楚子為大子。時之事。以明己非為私。恩稱譽之。抑猶意也。以稱大子。意其無私。故曰抑也。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

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
 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
 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
 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
 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正義喪服疏屨
 者傳曰蕉蒯之非也可以為屨明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此秋晉執
 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
 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

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張
 本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
 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
 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
 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正義應劭作舊名諱義云昔者
 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
 諱則此為州滿或兩州蒲誤耳今定本作州滿阮元
 云劉氏史通雜駁篇以蒲為誤案史記又作齊人來
 壽曼梁玉繩云曼滿音相近壽州字相通齊人來
 媵無傳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衡案傳不釋者九年衛晉來媵

傳皆云禮也則異姓來媵為非禮可知故不釋也凡左氏釋經之法經義明晰及前後傳可推者皆不釋其可據事實以知經意者則以記事釋之後儒多不通此意謂左氏粗於經非善讀左傳者也丙午

晉侯孺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月七日有日無月秋

七月公如晉冬十月浦鐘云禮記中庸正義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此有者當是後人

妄增耳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菽如楚糴菽晉大夫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辰使在前年衛子叔黑

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

之謀改立君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縵子如公子

班夏四月鄭人殺縵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

公大子、纁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

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

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

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釋文州蒲本或作州滿衡

案凡立諸侯傳未有言以為君者此言以為君明其未可以為君也傳只加三字而經所以書晉侯

不釋而自明即上所云以記事釋經是也州蒲詳見于上鄭子罕賂以襄鐘子

罕穆公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

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熒陽卷縣東有脩武

亭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

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

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肓也心下為膏釋文說文云心下肓上也正義此賈逵之言杜依用之古今傳文皆以為膏之下賈服何休諸儒等亦皆以為膏雖疑者為脂釋者為膏其實凝者亦曰膏故內則云小切狼膈膏則此膏謂連心脂膏也劉炫以為釋者為膏連心之脂不得稱膏以為膏當為肓非也醫

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熟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得其人還害身陸榮云非其人蓋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

效忠而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惠棟云陸氏此言是教人慎勿為善非君子之言也呂覽曰賢主之所悅不肖之所誅高誘引此傳以為證杜氏之說未可非也衡案非其人緊承忠為令德若以為鄭伯文義差汎今因其謀而考之叔申蓋詭譎之人故其謀雖出於忠鄭伯不信之適足以殺其身矣君子言此者欲使人慎其行故下文又曰況不令乎言無德行者無所為而不致禍矣豈止人為善哉惠秋公如晉親弔非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是春晉使糴莩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莩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正月公在晉不書

諱見止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卻擘卻克

從父兄弟正義案世本卻豹生冀莩莩生缺缺生克也又云豹生義義生步揚揚生州州即擘也如彼文則擘與克俱是豹之曾孫當為從祖昆弟服虔以為從祖昆弟杜云從父昆弟或父當是祖字

耳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前年七月公如晉

弔至是乃得歸衡案四年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諫而止其謀蓋至此而漏

也襄二十九年傳云楚人使公親櫜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櫜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挑菊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足以伸我氣故經書正月公在楚無所諱也前年傳云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此傳云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

而後使歸屈辱已甚正承前年傳以釋經所以不
書正月公在晉亦諱之也經下注疏未及此義故
特詳之
郤犇來聘且涖盟公請受盟故使大夫來臨

之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盱之妻不聘無媒

禮釋文聘本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娣昆弟之妻相

謂為娣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盱同母昆弟正義

多疑娣娣之名皆以為兄妻呼弟妻為娣弟妻呼

兄妻為娣因即惑於傳文不知何以為說今謂母

婦之號隨夫尊卑娣娣之名從身長幼以其俱來

夫族其班秩既同尊卑無以相加遂從身之少長

喪服小功章曰娣娣婦報傳曰娣娣婦者弟長也

以弟長解娣娣言娣是弟娣是長也公羊傳亦云

娣者何弟也是其以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娣長謂

身之長幼非夫之年長也釋親云長婦謂穉婦為

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娣婦止言婦之長穉不言夫

之大小衡案正義是也蓋娣娣長幼之稱非尊卑

之名故從身長幼而稱之不關其夫亦男女異長

之義也後儒暗於此義據此傳及昭二十八年叔

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娣遂以娣為長婦娣為少

婦而義疏遂改喪服傳弟長也作娣長也不知訓

娣為長姪娣之娣亦可訓長乎其安有如此者焉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

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

大夫外弟管于奚之子為魯大夫而嫁其外妹於

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犇來聘求婦於聲

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

儷耦也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犇婦

懼能忿致禍中井積德云孝叔是畏聲伯非畏郤

犇衡案犇忿則聲伯必歸罪孝叔杜注是也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

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沈之於河婦人怒曰

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伉敵也釋文已音以又音紀衡案已與

又對音以是也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字愛也將何以

終遂誓施氏約誓不復為之婦也傳言郤犇淫縱

所以亡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郤犇文

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

輕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惠王襄王之族且與伯

與爭政伯與周卿士釋文伯與音餘本亦作與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陽樊晉地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

復出奔晉王既復之而復出所以自絕於周為明

年周公出奔傳鄆周邑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

鞏以前之好晉郤至與周爭鄆田鄆温別邑今河

內懷縣西南有鄆人亭惠棟云鄆晉之温地周賜晉文温田後為郤氏私邑

王符曰郤至食采於温號曰温季周温地未盡賜

晉故與郤至爭鄆田杜預以鄆為温之別邑不若

叔重解字之精矣齊召南云郤至以列國大夫敢

與王室爭地王勿能斷使卿訴於晉畏晉強也晉

侯知郤至之非不能罪之但使勿復爭田又畏其

臣也自是王室愈卑晉之公室亦替而政在大夫

矣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

故不敢失言温郤氏舊邑劉氏單氏曰昔周克商

使諸侯撫封各撫有其封內之地蘇忿生以温為

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

也與檀伯達俱封於河內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

奔衛事在僖十年衡案能猶仰也仰順適也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温在僖二十五年狐氏陽氏先處

之狐溱陽處父先食温地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

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傳言

郤至貪所以亡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子聞楚人既許晉糴棧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年

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

門外張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

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衡案王城秦地名使史顛盟晉侯

于河東史顛秦大夫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就盟

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齊

一心質成也陸祭云質實也實其相結之言也衡案齊肅也凡盟必肅敬故謂之齊盟

質正也正諸鬼神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

伯歸而背晉成為十三年伐秦傳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

澤瑣澤地闕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地闕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周公奔在前

年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

於周故書出以非之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
年事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
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
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
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贄幣也謀其
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鄭玄云庭直也衡案庭挺通亦可訓直然不庭多謂不來庭如字自通此晉與楚盟而已未必及餘國之事不庭蓋謂不交贄來庭者耳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陸祭云隊猶隕也衡案隕亦失也不必改注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

瑣澤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狄人
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晉卻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
而縣焉縣鐘鼓也衡案又有編磬社舉大以包小耳卻至將登登
堂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正義作樂謂之奏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朝賓入門而奏樂聘客則至庭乃奏樂此卻至將登堂始奏樂者縣當在庭而楚之為地室而縣待客將登乃奏皆所以見異故欲以驚賓矣驚而走出子反曰日
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此兩

君相見之禮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

此樂正義子及意言晉楚並是大國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時唯當用是一矢以相

加陵相遺與耳賓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

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之以一矢禍之

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

則相朝也王事間缺則脩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

禮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

俎相與共食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鄰

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

周南之風赳赳武貌干扞也言公侯之以武夫止

于扞難而已衡案以用也本多作與武今從十行本及其亂也諸侯

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言爭尺丈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

腹心股肱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

以從己志使侵害鄰國為搏噬之用無已傳遜云世治尚

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為搏噬之用故委任

之無所不至故詩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舉詩之正，以

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

內制其腹心。陸粲云：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

股肱爪牙，即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之腹心者，

非治世之美辭矣。古人說經，大抵斷章取義，杜亦

嘗云：春秋傳引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於此乃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

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傳遜云：言能制御武

害，衡案陸傳並是。此節文義本無難解者。杜蓋謂

一篇之中，分屬治亂，於義不安。故云舉詩之正，以

駁亂義。然此云制其腹心，則卻至不以腹今吾子

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

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

吾死無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

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報

郤至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伐秦也。侯伯

當召兵而乞師，謙辭。三月，公如京師，伐秦，道過京師。

因朝王。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五同盟。秋

七月，公至自伐秦。無傳。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將事

致君命孟獻子曰郤子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郤錡郤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晉殺郤錡傳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劉成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

名阮元云段下裁按本賑器作蜃器按說文云盛以蜃故謂之賑衡案賑賑通宜社之肉也指其器謂之蜃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正義之往也養之以福謂將身向福也陸榮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天命之性人能循威儀之則以養其性則順命而致福不能則棄命以取禍杜云養威儀下注棄其命云失中和之氣皆非也又漢書律歷志援此文作能者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此傳孔疏云往適於福又云將身向福與顏注合其義為長顧炎武云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衡案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對鳥獸虫豸受偏氣以生而言命有二焉一謂天付人以智仁勇之德此及中庸天命之謂性是也一謂天付人以吉凶禍福邪子曰我命在民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養以之福敗以取禍語其常也間有雖

養而不得福者均之天所付仍亦謂之命或以天地之中為天地中間之氣以命為遭遇之命故特辨之正義之往也則本作養以之福今本以之倒置後人以既誤之傳文改未誤之正義耳姚寬據注訂傳則以之二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衡案聖人因天地之中以制禮勤之以勤其業又禮意也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戎有受脰神之大事也交神之大事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蓋口宣己命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

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惠棟云戮石經及宋本也從力參聲戰國策曰勦力同憂高誘曰勦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詛楚文又作繆力蓋古字假借

申之以盟誓董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是穆之成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為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

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

鄭晉自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

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

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

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時無諸侯蓋諸侯遙致此

意正義劉炫以為誣秦衡案文公恐懼綏靜諸侯

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

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

傷衡案弔恤也七年傳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

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李孫訓弔為恤以訓此弔極為允當蔑死我君

寡我襄公寡弱也送我殺地釋文送直結反徐音

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

國都於費今緱氏縣正義於時輕行襲鄭不得在

之也陸彘云保城不知其處或是近滑之城秦師

過而掠之彼傳偶不言耳何用知其為誣也衡案

保城蓋晉所保守之城其邑小故舉城而言之彼

傳不載者亦以此此詞固多誣然事出於秦者文

致以重其罪耳未必無其事若無其事而誣之為

有適足以取秦怨晉人亦必不為故知其非誣也

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

襄公未忘君之舊勲納文公之勲而懼社稷之隕

左傳卷十三

是以有殺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

晉欲求解於秦，王引之云，赦與釋同，釋解也，故杜注曰，晉欲求解於秦，釋赦古同聲。

故說文赦從赤聲，赤釋聲相近也。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秦使鬬克歸楚求成，事見文十四年。

文元年，楚弑成王，衡案，秦使鬬克歸求成，在僖三十三年。穆公是以

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文六

年，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

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

疆，蝥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

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悛改也，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涑水出河東聞喜縣，西南至蒲

坂，縣入河，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

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自

絕，故不復東通晉，衡案，東道之不通，與上文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相應，言康公絕我好，故東之諸侯不復朝於秦，秦亦不能東通於諸侯也，是斷辭，若康公自絕不

通，何言是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望秦撫恤晉，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

晉望而共盟，陸案云，稱舉也，言不肯加惠於晉，而舉盟，衡案，陸說可通，然恐不若訓道

言秦不欲與晉和，不肯稱道盟事焉。利吾有狄難，謂晉滅潞氏時，入

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夷傷也，陸案云，夷亦芟也，周

禮稻人作萸又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鄭注夷者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蓋芟夷同重言之者

虔劉我邊陲

虔劉皆殺也阮元云石經

以圓文耳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陞作垂是也說文垂遠邊也陞危也其義各別馬宗璉云尚書呂刑奪攘擣虔鄭注云擣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相奪以相撓擾也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聚聚衆也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

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

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申厲公之命宜言寡

人稱君誤也正義劉炫以為臣之出使自稱己君皆曰寡君今呂相雖有奉君命兼有

己語稱寡君正是其理杜何知宜為寡人稱君為誤顧炎武云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狐之二三臣亦其類也馬宗璉云自昔逮我先公至寡君不敢顧昏姻皆呂相使臣之辭自君有二心於狄至實圖利之乃呂相代晉厲公詰秦之辭故稱寡人阮元云上文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準上例疑寡君當為衍字衡案下文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然則晉侯使呂相絕秦所主在此二事其餘呂相以意博舉往事以為已辭故稱寡君白狄與君同州以下絕秦主意所在厲公以命呂相故呂相為厲公之辭以詰秦改稱寡人耳馬知君有二心於狄以下為呂相代厲公之辭而不言所以代厲公故特詳之又案令狐河曲二役在靈公之世而上有康靈即位之文輔氏之役在景公之世而上有我君景公之文故並稱我不言寡君如令狐之會景公既卒而上不言

厲公之事，單稱我，嫌於無其君，且三役皆臣帥師會，可單稱我，如今狐之會，厲公自如，不得不稱我。寡君，阮欲以上三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

狄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李隗

唐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陸

云、春秋經傳中，書赤狄白狄，皆標其號，文公所奔之狄，傳不言赤白，此杜臆說耳。孔疏曰：未必晉於

白狄別無昏姻，斯言是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

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以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

心實憎秦無信，王念孫云：廣雅應受也，言狄人受君之言，且憎君之無信，是以來告

我也，周語：班先王之人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韋昭注曰：應猶受，言晉文雖當

私賞，猶非我一人也。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

秦昔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

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

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

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

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

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

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

靜諸侯，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圖利之俾使也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

辭多誣秦故傳據此三事以正秦罪衡案白狄與君同州以下

晉侯命呂相絕秦之辭故改稱寡人晉欒書將中

軍荀庚佐之庚代荀首士燮將上軍代荀庚郤錡

佐之代士燮韓厥將下軍代郤錡荀營佐之代趙

同趙旃將新軍代韓厥郤至佐之代趙括郤毅御

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

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軍帥乘車士五月丁亥

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

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

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

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馬宗鍵云劉劭爵制

曰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為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

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

又曰不更者為軍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續漢書百官志劉昭補注引之曹宣

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涇水出安定東

南經扶風京兆高陸縣入渭也迂晉侯于新楚迂

迎也既戰晉侯止新楚故師還過迎之麻隧侯麗

新楚皆秦地成肅公卒于瑕終劉子之言瑕晉地

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官不能殺

子印子羽、訾鄭地、大官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及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子駟穆公子、遂從而盡焚之、
焚燒也、殺子如子駢、孫叔孫知子如、公子班、子駢、班弟、孫叔子如子、孫知子駢子、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二子皆曹宣公庶子、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宣公大子、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子臧、公子欣時、國人皆將從之、不義、負芻故、成公乃懼、成公負芻、告罪且請焉、請止子

臧乃及而致其邑、還邑於成公、為十五年執曹伯傳、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無傳、九年盟于蒲、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晉納之、故曰歸、
言見林父而復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聽夫人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禮也、故昏禮唯書逆女、而不書納幣、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壽宋卿、故從而書之、魯使大夫納幣、不書乃其常耳、非闕絕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五同盟、秦伯卒、無傳、二年大夫盟於蜀、而不赴、以名例在隱七

年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林父以七年奔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犖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違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衡案傳釋所以書歸也衛侯饗苦成叔成叔卻犖甯惠子相相佐禮惠子甯殖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

思柔詩小雅言君子好禮飲酒皆思柔德雖設兕

觥觥然不用以兕角為觥所以罰不敬觥陳設之

貌陸祭云詩鄭箋云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觥然謂爵耳非陳設貌也說文引詩作斛穀梁傳

郊牛日展斛角范甯曰斛球球然角貌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彼之交

於事而不惰傲乃萬福之所求今夫子傲取禍之

道也為十七年卻氏亡傳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

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

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郭郭也許人平以叔申

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

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
 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舍族謂不稱叔
 孫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辭微而義顯志而
 晦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微
 婉而成章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
 順而成篇章盡而不汙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
 所汙曲衡案杜以曲解汙則讀汙為迂矣懲惡而勸善善名必書
 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非聖人誰能脩之脩史策
 成此五者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
 子衎以為大子成子孔達之孫敬妣定公妾衎獻

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
 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
 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
 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
 獲鱗也使主社稷鱗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
 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寶器盡實諸
 戚寘置也戚孫氏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
 為援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無傳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無傳襄仲子公孫歸父弑宣十八年逐東門

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突丑公會晉侯衛

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衡案曹伯

有罪亦來會故從服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稱人

異之例書曰同盟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公至自會無

傳夏六月宋公固卒四同盟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

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衡案魚石

于河上是國人逆之故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

未至晉而云自晉者華元之出宋人以出奔晉告則

其歸不得不言自晉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明背其

族宋魚石出奔楚公子目夷之曾孫冬十有一月叔

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

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

通晉帥諸侯大夫而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

楚邑淮南縣衡案晉雖與楚通聘未為親睦恐不

得會諸侯於其地疑鍾離此時屬宋許

遷于葉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葉今南陽葉

縣也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

自立事在十三年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

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

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眾所欲執不

左傳卷十三

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
 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
 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
 共公卒、為下宋亂起、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新
 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友曰、敵利則進、何
 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申
 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友必不免、信
 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言不得免、
 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

新石、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庸
 用也、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
 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
 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
 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華父督之玄孫、公孫師為
 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鱗
 矐孫、陸榮云、據世本、鱗朱當為鱗矐曾孫、向帶為大宰、
 阮元云、石經、
 岳本、足利本、帶作帶、案說文、無帶字、而經典帶字、時有如此作者、魚府為少宰、蕩
 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枝黨、
 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并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言畏桓族強。衡案：言華元獲反，深德桓族，雖許之討，且必不敢討。玩苟獲反三字，其意自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華元大功，克合晉楚之成，劫子反，以免宋圍。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戌、桓公會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

氏雖亡，必偏，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喜師非桓族，故使攻之。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其罪。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睢，水名。五大夫畏同族罪及，將出奔。釋文：睢音雖，又音綏。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衡案：睢音雖。字當從目，本或從且，作睢，非。今從石經。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五子不止，華元還。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

左傳卷十三
華元使
五子不止
右師視速

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

睢澨澨水涯決壞也陸粲云說文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又曰決行流也

言去土而行水也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

楚四大夫不書獨魚石告正義服虔云魚石卿故書案文七年傳云宋成

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

司馬鱗睢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

六卿和公室據彼文則向爲人爲大司寇亦是卿

也若五人皆告爲卿則書向爲人亦當書之何以

獨書魚石其言獨以魚石告正爲向爲人不書故

也衡案五大夫皆同族同罪而魚石爲之首宋人

告辭從略以魚石總四人故經獨書魚石杜云獨

魚石告是也但少司寇大宰小宰則非卿雖告亦

不書杜謂四大夫皆卿則失之又案杜云獨魚石

告似是魚石自告疏魚石上補一以字文義周決

疑杜注脫以字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

司寇以靖國人老佐戴公五世孫晉三郤害伯宗

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

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

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

曰驟也爲十七年晉殺三郤傳初伯宗每朝其妻

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惠士奇云此周廟

古之慎言人也無多言多言多敗故云子好直言

必及於難衡案盜憎主人以其禦己使不得財也

民惡其上以其治己使不得縱欲也故人唯憎惡

其不便於己者不復問其事之善惡姦人之於直

言猶盜之於主人民之於其上故曰必及於難伯

宗妻若取多言多敗之意當直引彼句今取其意

而不引其詞是以謎語

諫其夫也豈其然乎

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

雖婦人之言不可廢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始與中國接衡案本或無于字非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

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衡案釋經以許自遷為文也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無傳記寒過節冰封

著樹夏四月辛未滕子卒不書名未同盟鄭公子喜

帥師侵宋喜穆公子子罕也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欒黶書子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未

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鄆陵鄭地今屬

潁川郡楚殺其大夫公子側側子及背盟無禮卒以

敗師故書名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

沙隨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

及鄆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衡案傳釋此經曰戰之日齊國佐高

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又曰郟擊將

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

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是魯衛齊三國皆不及戰而

晉侯信讒獨不見公罪在晉故經書不見公以貶晉

侯杜不喻傳以記事釋經公至自會無傳公會尹子

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曹伯歸自

京師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

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傳無義例從告辭衡案曹人

請於晉故從國逆之例書歸九月晉人執李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茗丘晉地舍之茗丘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冬
 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命國人逐之十
 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平
 故盟公至自會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乙酉刺公
 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
 求成于鄭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
 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
 伐宋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滕
 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皆放此案

五年經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傳云十一月己酉
 定王崩明天王之為定王而已無他義也此亦明
 滕子之為文公與鄭伐宋毫不相涉且滕小國與
 宋同屬於晉未必為宋竭力以禦鄭何必因其有
 喪而伐宋哉鄭初志侵宋而已及宋人敗
 諸洿陂侵變為伐故經言侵傳言伐耳 宋將鉏
 樂懼敗諸洿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
 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做宋師不做備鄭人覆之
 敗諸洿陵衡案覆掩也掩其不備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洿
 陂夫渠洿陵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
 也鳴雁在陳留雍丘縣西北衡案于於一聲之轉經專用于傳則于於
錯出考其用字之例地上多言于事上多言於於
然亦不能畫一此于本或作於當以作于為正晉
 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左傳

卷十三

四十五

遲，遲，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犢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正義詳者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衡案：此極亦當訓中，言人各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

三傳 卷十三 四十六

民無不得中正衡案叔時引此詩以證民生厚而德正以下立當依鄭箋讀為粒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

厚龐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戰死者陸祭云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乏不專謂戰死者衡案盡力以從上命謂供軍興致

死以補其闕謂兵力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

事神惠棟云崔憬易注云瀆古黷字而食話言信

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

業陸祭云時晉國無釁而楚以利求鄭自啓兵端不能順時休民故曰奸時非謂農務也衡案此

覆上文而駁之杜注是也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正義

魯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故大者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則征伐之刑刑之大者刑不正

邪而苟快意正謂伐晉是也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

誰致死底至也正義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所至衡案人人各憂其身命所至止如

何也底本或作底底丁禮反與底別今從石經宋本岳本子其勉之吾不復見

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

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

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

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

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衡案不不振旅不反命皆役中之事則不復從亦役中之事竊謂從猶就也謂就敵軍邲之役晉上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皆晉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故云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也蓋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笮其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王引之云下文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則塞井夷竈正所以疏行首非決開營壘之謂也首當讀爲道疏通也謂通陳列隊伍之道也井竈已除則隊伍之道自疏通無所窒礙矣衡案行首猶言行前謂行伍所向戰國策曰夫以秦之彊首之注言以兵向之是也塞井夷竈者以將陳於軍中與爲行首自別下文爲行即爲行列也王說未是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衡案窳佻通佻佻也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衡案間隙也隙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

罷老不代衡案以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

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

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喧嘩也合而加囂陳

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所

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

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釋文巢說文作轆云兵子

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

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

聚於中軍矣衡案王問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

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釋文行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

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

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鬪椒子宣四年奔

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

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眾多故憚合戰與苗

賁皇意異衡案國士猶撰士王卒皆撰士苗賁皇

王卒告下文楚之良在其中苗賁皇言於晉侯曰

軍王族而已推之其義自明

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

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王引之云襄二十六年傳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必大敗之正義曰楚語云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昭云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

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韋昭見彼為三字故說之使通耳蓋二文不同必有一誤引之謹案三

軍萃於王卒三萃以攻其王族三皆當為三說文曰三籀文四鄭注觀禮曰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

字相似由此誤也晉之四軍合而攻楚之中軍故曰四軍萃於王卒又曰四萃於其王族不得言三

也學者多見三少見三故三字誤書作三幸有襄二十六年四萃之文足以證之耳衡案晉分良以

擊楚左右軍楚左右軍無良必敗走而後三軍萃於王卒王卒孤立無援我眾彼寡亦必大敗之此

役晉亦四軍而云三軍萃者三軍與四萃差別四萃總四軍而言之三軍除始當王卒者而言之言

各有當不必改三為三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 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

日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

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

又為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

日正義此既不用周易而別為之辭蓋卜筮之書更有此類筮者據而言耳詩邶柏舟鄭箋云日

君象也說卦離為日故為諸侯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

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

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卻毅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

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

正義劉炫云，族者屬

也，屬謂中軍，以中軍夾公耳，非謂宗族之兵，衡案上文王族亦謂屬楚王之兵，非楚子宗族，劉說是也。

也。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

衡案

大任，猶言大刑大法，凡職任皆君命之，故尊之曰大。此大任，謂車右，故下承之云：焉得專之，謂不受君命而專行之，杜泥大字，故為元帥耳。

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

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

也。突已，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

焉。

陸粲云，蹲之訓聚，於義未詳，又此不解札義，按大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函人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為一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衡案：蹲，踞也。置甲於地，如人蹲踞狀，然故言蹲耳。革相次而下，以成甲，謂之札七札，即七甲，故杜訓蹲為聚，亦是臆造，非蹲有聚義也。

也。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

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

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

戰日，衡案：言爾若射必死於藝，禁之令不射也，故下文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

子必射。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

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卑，必楚

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

左傳集解

卷十三

五十一

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弋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正義鄭玄詩注云也韎昭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菭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衡案蓋袴及膝跗注承之以至跗故杜云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

猶近也釋文近如字一本作與衡案作與是也莊十年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云問猶與也若作近義不可通正義不容不釋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擡正義周禮大祝辨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說文擡舉首下手也其勢如今揖之小別衡案不寧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連讀言敢告不安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乎故以此荅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能拜敢肅使者也肅俯首而已手蓋至帶杜云至地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遂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

左傳集解 卷十三

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陸祭云言謀則非輕兵矣蓋兵勢衡案謀能潛入敵軍鄭兵亂走其君左右必無多人遣數人亦足以距之故弗翰胡欲謀輅之耳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弣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

以退己當死戰顧炎武云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衡案子在君側言子在君側以衛君也敗者以下乃說當在君側之意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筏為郤至見譖張本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

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
 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搞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
 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陸榮云識記也謂其能記往言
 也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
 未已子及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
 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陸榮云周禮肆師展犧牲鄭注
 展省也闕也鷄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
 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脩

陳固列固堅也辱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及謀穀陽豎獻飲於子
 及子及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及內豎正義呂氏春秋曰司馬子
 及渴而求飲豎陽穀探酒而進之衡案史記晉楚世家淮南子人間訓皆作豎陽穀依文豎字在上
 似長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
 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衡案軍屯也此謂營壘范文子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
 楚地王使謂子及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

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

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衡案子反將復

戰而楚子宵遁遂以大敗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故子反言此以微切楚子

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

相惡衡案而女也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

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林堯叟云言不敢不引義自裁衡案

言敢不以大夫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衡案

楚子聞臣卒實奔之言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

自恥宵遁故使止其死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

壞隕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明晉以僑如故

不見公衡案此傳釋經所以書不見公杜注未盡宣伯通於穆姜穆姜

成公母欲去李孟而取其室李文子孟獻子將行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會晉伐鄭曰

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

弟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

待於壞隕申宮做備申救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後晉楚戰期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

謀伐鄭也鄭猶未服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侯待于

壞隕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犢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貨于宣伯

而訴公于晉侯訴譖也晉侯不見公衡案戰之日至此釋經所

以書不見公也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在十

三年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弭息也既葬國人

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陸榮云言宣公薨負芻

說子臧事也顧炎武云謂君薨大子殺衡案宣公

卒於師國人慮有不虞之變故曰若之何憂猶未

弭其大子殺負芻篡立國人將從子臧之事以不

言而言之寡君即負芻若此先一言及大子負芻

則而又討我寡君不可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

得而通三家皆失之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逃奔宋

是大泯曹也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君無

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

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

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爲無

罪君唯不遺德刑遺失也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

邑敢私布之爲曹伯歸不以名告傳衡案釋經所

以書歸也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

初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

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督揚鄭東地子

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豹叔孫僑如弟也

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正義此時七月也至

四年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後生豎牛，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乃云：宣伯奔齊，穆子饋之，則似豹在齊多年，儻如始往，故服虔以為叔孫豹先在齊矣。此時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豹不忘宗國，聞白國佐為魯請逆，衡案服虔是也。魯師次於鄭東，故聲伯請逆於晉師。若豹在魯師，安敢單行過鄭？唯豹在齊師，故聲伯得使謀告豹而請逆于晉師耳。聲伯本或作非，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衡案：聲伯欲急往晉師，故去師來逆，以至鄭郊，必言為食者，為下文四日不食之引也。此二句記事之文，非聲伯戒叔孫之辭。如杜注，以至下不增，乃食二字不通。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衡案：至此言四日者，欲與不食相連，以見其忠也。四日不食，則晉師四日乃至可知矣。使者即豹，不言豹而言使者，見聲伯慰其勞耳。

諸侯遷于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瑩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及，侵陳，蔡不書，公不與。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衡案：魯侯與不諱，不見公同，杜不悟傳以記事釋經，故以為史耳。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曹伯歸。子臧自宋還，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不出仕。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

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行父，李文子也。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李文子于茗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使子叔聲伯請李孫于晉。郤犢曰：苟去仲孫蔑，而止李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

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衡案：當時之勢，魯未必遽亡。聲伯難言屬楚，不然，杜豈不知亡之不可訓屬哉？或不能以意逆志，以亡為真亡，以駁杜注，是不唯不知聲伯之意，并不能通杜注。讀書不精，竟不免為一知半解耳。郤犢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衡案：戰國策注，焉及語辭。孟子雖揭寬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李孫於魯，相二君矣。

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讓

隱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

受卻犢、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

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傳遜云、是

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

何用分析、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陸

案云、謀國家不貳、繫言之、何必指不食之一節、衡

案三句各有所指、若無所指、交子不必分析言之、

傳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詞雖異、而意實一、其謬甚

於杜矣、今就聲伯之事與辭而求之、奉君命、謂奉

使請季孫於晉之命、無私、謂却卻犢、吾與子國親

於公室、及吾為子請邑之言、謀國家、謂若去蔑與

行父、至魯必夕亡、不貳、謂不貳於晉、即以魯以下

三句是也、圖其身、謂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得

所請、即遂君所命、

是不忘其君也、

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

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

及卻犢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

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

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

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

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衡案、豹先去魯往齊、昭四

請逆于晉師之條、此不復辨、其魯人召之齊、亦在

此年十二月、僑如既奔齊、叔孫氏無後、豹又為聲

左傳

卷十三

五十九

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

國之間位比二卿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

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阮元云石經奔字上有遂字乃後人所增惠棟

云今本皆脫遂字非確論也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

公語驟稱其伐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

亡乎温季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

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

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慎其細也今

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成公會孫夏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為兵主

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六月乙酉

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衡案晉執曹伯歸之京師十六年赦而歸之至此始

與之盟故曰同傳不釋者義可知也秋公至自會無傳齊高無咎出奔

莒九月辛丑用郊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

從史文正義公羊傳曰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

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可用也賈逵以二傳為說諸書用者不宜用也衡案賈說

可從左氏不釋者用郤子傳詳言其非故此不釋用字義蓋與公穀同晉侯使荀營來

乞師無傳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鄭猶未服故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十一月無壬申日誤

也狸脰闕正義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以此益

明狸脰非魯地矣以下十有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故諸舊說皆以壬申為十月十五日也十有

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邾子矍且卒無傳五同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

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官括

救晉侵鄭至于高氏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陽翟

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侯孺

鄭大夫楚公子成公子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及自鄆陵前年鄆陵戰還

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

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裁乙酉同盟

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戚盟在十五年楚子重救鄭

師于首止諸侯還畏楚強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

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

婦人服與婦人相冒閔巷門陸繁云蒙衣者為婦人衣以自蒙冒也此

云相冒文亦小誤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

孫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卧於家夫

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謫譴責也夫

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無咎

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

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

公子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

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

而立之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

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卜立家宰施氏之宰

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

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

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

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焦循云淮南子說林訓云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終始哉其鄉

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于此曹

植求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大陽雖不

為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

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

之說不相涉葵有數種神農本草有冬葵子圖經

有蜀葵、錦葵、黃葵，蓋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即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為蔬，不令其老，故插之，令生嫩，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採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生民要術稱：三指又云：令根上拊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斷，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拊，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為，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即菽，今驗，莢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錢。曹云：傾葉，葉指華之辨，傾即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為一，失之。衡案：葵又有一種，長五六尺，夏秋間發黃華，徑五六寸，隨日而轉，俗名日廻，陸所詠蓋此物也。然亦不蔽其根。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衛其足，當以焦說為正。

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

一月，諸侯還，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初，聲伯

夢涉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

入清水。釋文：洹音桓，一音恒。今土俗音袁。惠棟云：鄭元曰：詩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在

晉魯之間，御覽隋圖經曰：洹水出隆慮縣西北，俗謂安陽河，即聲伯夢涉之所，源出林慮山東平地。

或與己瓊瑰食之。瓊王，瑰珠也。食珠玉，含象。衡案：用珠

王實死者之口，謂之含。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玉，

滿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

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為此歌，懼不敢

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而占之，曰：余恐死，故

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

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衡案見妖而不為妖，妖不能為害，聲

伯特衆始敢占妖，夢是其心未嘗能忘於妖，鄙怯甚矣，所以言之夕而卒也。齊侯使崔

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弇。國佐從

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盧。師殺慶

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于徐關

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

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晉厲公

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

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燮言。晉童以晉克之廢也。

怨郤氏，童晉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晉克，而嬖於

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衡案陽諸

作羊，注同。武王望陽，或作望羊。陽羊古同音相通，然岐出非是，此亦當作羊。郤犇與長

魚矯爭田，執而拮之。拮，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

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爨書怨郤至，以其

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鄆陵戰，爨書欲固壘，

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筏告公曰：

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鄆陵戰，晉囚公子筏以歸。

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帥之不具也。

曰：此必敗。荀罃佐下軍，居守。郤犇將新軍，乞師，故

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衡案：欺，謾也。謂輕侮也。故怒爲輕侮己也。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

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咎。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衡案：言君身必危，不須我背道危之。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陸祭云：爭命，言不受欲殺之命，而與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罪孰大焉。人而拔罪，莫大焉，與此郤至辭指正同。罪孰大焉。

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八百人，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黓助之，沸黓亦嬖人。釋文：沸甫味反。抽戈結枉，枉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黓訟。三郤將謀於榭，榭講武堂。正義：三郤慮公殺己，謀欲自安，未及謀而已死，故云將耳，非謂不至榭也。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犢，温季曰：逃威也，遂趨。郤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藏，衡案：威是也。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

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綏遠。釋文：軌本又作宐，音同。衡案：軌假借字，本或作軌，非。外謂外廷，內謂近臣，故云亂。若是外國，當言寇，不得言亂。下文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謂誅三郤，益信外指外廷也。周禮冢宰，掌王宮中之事，欒書時為晉政，當周室冢宰之職，故亦謂之內與。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行去也。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劫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

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馬宗騷云賈逵曰匠麗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杜注未全本賈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陸云晉語韋昭注違兵者能違其兵難卒存趙氏今未可脅以殺君此說是也衡案言己畜於趙氏不可謂無恩矣然晉討趙同趙括吾能去兵不肯助趙氏況可脅以殺君乎韋云能違其兵難卒存趙

氏然韓厥後諫晉侯立趙武而及其田而已當晉討趙氏武從姬氏畜于公宮非厥存之也此又云孟姬之讒夫孟姬存趙氏而厥方說其讒則所云違兵不謂違其兵難以存趙氏益明韋說未是當以杜注為正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

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前年。

經在今春，從告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

衡案：蒲當作滿，詳見于十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國武子，公如晉，夏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傳例曰：以惡入

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衡案：踰年即位稱君，禮也。經上書晉弑其君州蒲，此書晉侯使士匄來聘，比事而觀之，貶意自明，故傳直

言二月即位，釋經所以書晉侯，餘詳于傳。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

鹿囿，築墻為鹿苑。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

宋，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晉侯使士

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

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衡案：厲公無道，諸侯

禮諸侯，中心說誠服，故曰同盟。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

弑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使荀營士魴逆

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

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

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

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

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

曲沃始命君。

正義服虔本作辛未，晉語亦作辛巳。孔晁云：以辛未盟入國，辛巳朝祖廟。

取其新也。按晉語稱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傳云：庚午盟而入，逆日即盟，非辛未也。傳與晉語皆云：辛巳朝于武宮，服本自誤耳。孔晁強欲合之，非也。臧琳云：庚午既盟而入，故明日辛未，即朝於始祖廟。服本是也。若作辛巳，則與盟而入之日，相去十有

二日，久入而不朝，何也？故知國語作巳字誤，而杜

本左傳同之。何邪？據孔注國語，知孔氏所見左傳與服本同作辛未，特孔氏不知國語巳字為誤，而

強欲通之，非耳。正義謂逆日即盟，此

說，是也。至以服本為誤，則偏袒之失。逐不臣者七

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

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

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

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

內宮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于夫人

之宮，伏兵內宮，恐不勝。

衡案：師，衆也。士華免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夫人朝羣妾之處，故衆人處此者，逃入于夫人之宮。傳載之者，見事出於不意也。履軒以上文內宮

為齊侯燕居之宮，朝為其前堂，是未知內外朝堂之殊，其妄不足辨焉。

書曰：齊殺其

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

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

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勝國佐于前年待命于清者。

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正義：厲是文公之曾孫，悼文公之玄孫，有緇麻之親，法當服斬，而云無服制者，悼之父祖去晉適周，與本親隔絕，無往來恩義，厲既見殺，悼即被迎，迎之以為晉君，即與厲公體敵，且葬厲公，以車一乘，國內尚不以為君，不可責悼公服斬也。縱使當為之斬，絕而別立，亦非嗣矣。陸榮云：祭書中行，偃弒君而殺其葬禮，猶崔杼於齊莊公爾。晉之臣子，寧當不以為君也。悼雖父祖事周，然猶晉之公孫，恩義未絕，既承大宗，惡有不為服斬者乎。其不能自處以道，正踰年即位之禮，所失非細。杜孔二子之說，皆悼禮傷教，不可以訓矣。衡案：上傳云：祭書中行，偃使

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此云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比而觀之，不言貶而貶意自明。下序其新政者，美惡不相掩，非以二月即位為禮也。杜孔據下文，以即位為當然，非傳意也。陸駁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之洵是。勞役止，逋責衡案：施讀為弛，復除也。下文匡乏困，則復矣。逮鰥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矣。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欲無犯時，不縱私欲。衡案：不縱私欲，以犯民時，言土功必以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顛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厲、韓無忌為

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

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

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空也馬宗璉云晉語訾拓

對韓宣子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韋昭注于輿士為之字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

衡案疏云故謂此人之先將右行據此注辛下當脫先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繫糾也校正主馬

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

焉司士車右之官正義服虔以為司士主右之官謂司右也使訓勇力

之士時使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

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

令軍尉攝御而已馬宗璉云淮南兵略訓云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正行伍

連什佰明鼓旗此尉之官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

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犢子也張老為候奄馬宗璉云

淮南兵略訓云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澤不忘遺此候之官也高誘注軍候候望者也錡

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

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

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程鄭荀氏別族

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

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正義月令季秋天子

乃教田獵命僕夫七駟咸駕載旌旗則駟是主駕之官也鄭玄云七駟謂趣馬主為諸官駕稅者也周禮趣馬下土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邦國六閑鄭玄云每廢為一閑閑有二百一十六匹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

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正義卿名下各有鈔領羣

官非一凡六官之在民上為長者皆是有德有能之人是民所褒譽者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王引之云方常也恒象傳曰雷風恒君子

以立不易方謂不易常也周語官不易方韋注曰方道也道與常義相近晉語官方定物注曰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

百事衡案所舉各稱其職**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

不陵正旅不偏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

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

王引之云經傳言師旅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小司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是也一為羣有司之名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是也襄十年左傳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十四年傳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其大小之差則旅卑於師師又卑於正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民無謗**

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

即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及

曹門外曹門宋城門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

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朝郟城郟幽

丘皆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

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以三百乘

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
 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謂本無位紹
 繼而立復其位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
 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
 曰復入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
 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
 有家之大例衡案歸順辭入逆辭國逆而立之當
 曰歸內有所不受而後諸侯納之則
 諸侯納之當日入今試互易入歸求之春秋書法
 無不合者而歸復歸入復入於文又順入歸為互
 譌無疑杜據今本解歸入觸處皆謬而終不喻其
 有誤何邪又案正義云賈依放穀梁云稱納者內
 難之辭因附會諸納為義疑賈本作諸侯納之曰
 入或與今本同見其與春秋書法背也故依放穀

梁以入歸為互訛也惜賈注既亡其
 詳不可得而聞焉餘詳于隱四年 **宋人患之西**

鉏吾曰何也西鉏吾宋大夫若楚人與吾同惡以

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惡謂魚石大國無

厭鄙我猶憾言己事之則以我為鄙邑猶恨不足

此吾患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

石而用之使佐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衡案間觀
 通倪也亦

亦鄙我猶憾故杜
 上注云此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崇

長也謂楚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衡案崇
 猶尊也

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

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惠棟云繫欽辨惑曰吳人者
 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

庚、臧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然則夷庚者通謂車馬往來之大道、以其在彭城、故屬之吳晉也、小爾雅曰、庚、通也、衡案、西鉏吾云、披其地以塞夷庚、則取彭城即是塞夷、 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

懼吳晉、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也、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言宋常事晉何為、顧

有此患難、陸粲云、言宋平日事晉何為哉、正望其患難相援耳、以此知晉必恤己也、 公

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公朝、君子

謂晉於是乎有禮、有卑讓之禮、秋、杞桓公來朝、勞

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語其德政、杞伯於是

驟朝于晉、而請為昏、為平公不徹樂、張本、正義驟是疾行

之名、從魯即疾朝于晉也、衡案、杞伯未必一朝輒請昏、且朝有玉帛庭實、恐非在他國所能辨、請為昏、蓋傳終言 之、驟當訓數、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

也、築鹿囿、書不時也、非土功時、己丑、公薨于路寢、

言道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冬、十一月、楚子重救

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鎮、宋華

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於是纒書卒、韓厥代將

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其急、衡案、勤、勞也、先為之

勞、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台

谷地闕、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畏晉強也、靡

角宋地、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李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宣叔之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瑩、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左傳輯釋卷十三終

彥根

成瀨篁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